

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恐惧的总和

The Sum of All Fears

科技惊险小说大师

汤姆·克兰西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恐惧的总和

〔美〕汤姆·克兰西

冯 新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恐惧的总和

The Sum Of All Fears

原作版权归汤姆·克兰西所有，经台湾大苹果
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拥
有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独家出版发行权

恐惧的总和

著 者	[美]汤姆·克兰西
译 者	冯 新
责任编辑	方 琳
装帧设计	宁 华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4.5
字 数	80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506—565—3/I·235

定 价：29.80 元

译者序

整本书。从开始翻第一页起，译者本身便被紧张的气氛所获取，极欲知道下一页的情节，到了最后的部分，故事的张力更是令人透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翻到结尾寻找最后的结局。所以在阅读这本小说时，虽不能说是废寝忘食，但总想一口气读完整本书。克兰西先生的小说一向具有这种特色，从第一页起，便令人爱不释手。

“恐惧的总和”一书对于核子武器有相当深入的描述，出版之前在美国曾经引起了一些疑虑，然而诚如作者在后语里指出，访问有不少书籍对于这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而且科学原理原本就没有国界的限制，只要肯下工夫，了解核子武器的细节并不难，真正的限制实际上还是掌握在核子原料及关键零件的管制上，因此部分人士担心这本小说会泄露核子武器的机密，未免有点杞人忧天，况且作者克兰西先生还故意忽略了其中一些细节。

克兰西先生在这本小说里仍旧以“追击红色十月号”与“爱国者游戏”中的雷恩作为故事的主角。这位克兰西先生数本小说里的英雄，现已经升任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然而新上任的总统及其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情人却不欣赏他，极欲去之而后快。对于事业上受到多方击肘，再加上过去梦魇的萦绕不去，雷恩养成了酗酒的恶习，随之而来的家庭问题使事态又更加恶化。在另一方面，中东恐怖分子发现一枚以色列遗失的核子弹，在一位不得志的东德科学家协助下，制造出一枚威力强大的氢弹。他们的强权几乎涉临核子大战的边缘，至于最后情节的发展，请容我卖个关子，以免

破坏读者阅读的兴趣。

精彩的布局及伏笔，写实的战争场面等，是克兰西小说里的一贯特色，“恐惧的总和”亦不例外。虽然一般这类型的小说总是以新武器科技来吸引读者，有时难免忽略了人的因素，但克兰西先生在这本小说里避开了这种弊病。美军再也不能光靠着高科技而无往不胜，相反地，人为因素在现代战争中更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毕竟再高明、再自动化的武器也得由人操作，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火力。

由于我们翻译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译者

一九九八·三

主要人物简介

杰克·雷恩(Jack Ryan)——美国中情局副局长。为本书及追击红色十月号、爱国者游戏、迫切的危机之主角。是促成梵蒂冈和约的核心人物。个性率直、负责且极富正义感,是个典型的正派人物。最后因不满腐败的政治环境而决定离职。为此次阻止美、苏双方幸免于场高科技核武大战的首要功臣。

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雷恩的司机兼保镖,同时也是位资深的中情局外勤工作人员,曾多次与雷恩出生入死,对他忠心耿耿。极具专业素养,为人甚讲义气。

乔·罗伯特·福勒(J. Robert Fowler)——美国总统。极具政治天分,好耍政治手腕。因其骄傲、自大及刚复自用,使美、苏关系一度恶化,而涉临核武战争边缘。

伊丽莎白·艾略特(Elizabeth Elliot)——福勒的国家安全顾问兼情妇。极具政治野心,性高傲且擅耍心机。素来视雷恩为眼中钉,想尽办法却令他被撤职,以总揽大权。

安德列·奈莫诺夫(Andrey Il'ych Narmonov)——苏联总统。理智、冷静,擅长处理混乱的政治局面。为一难得的政治领导人才,精力充沛,机敏过人。

依门尔·奈提(Ismael Qati)——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领。性聪颖,精通五国语言。为人冷酷无情,意志坚定且毅力过人。极具领导才能,一切以完成任务为先,深受其属下尊敬。

依贝希姆·葛林(Ibrahim Ghosen)——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为夸提最得高的左右手,精通炸药及电子装置方面知识。为策

划此次恐怖行动的核心人物。

曼佛瑞德·佛洛姆(Manfred Fromm)——德国卢布敏·诺德核能电厂副厂长,因为怀才不遇,而加入夸提等分子的组织,替他们取得核子弹制造原料,并负责设计及监制。

马文·罗素(Marvin Russell)——美国苏族战士联盟首领。因其弟约翰之死而心生怨恨,加入夸提等。此次恐怖行动中负责核子弹的运输,其间化名为弗瑞德。

根舍·波克(Gunther Bock)——前德国红色军团分支首领,对德国社会革命主义持极度的狂热。性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在此次恐怖行动中负责炸弹的安置,并解决一切会危及行动成功的阻碍。

序曲——断箭

“宛如养栏内的豺狼”。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两点，叙利亚开始进攻戈兰高地时，大部分军事评论家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英国诗人拜伦这句有名的诗句。叙利亚司令官们为他们的作战计划作最后润饰前，心中无疑地也有类似的联想。这次进攻戈兰高地，叙利亚投入的战车与火炮规模之大，是从前希特勒手下任何一位装甲部队名将做梦也不敢妄想的。

然而，叙利亚陆军在十月这个严肃杀的日子中，却顿然发现以色列这只羊，根本不像拜伦这首田园诗中所形容的那么温驯，反而像只秋季发情的大角公羊。虽然数量只有对方的九分之一左右，但以色列当时驻于戈兰高地北方的两个旅，却皆为精锐部队。固守戈兰高地北方的第七旅，防线根本很少松动。它的防御网结合了刚性及弹性，各单位不屈不挠地固守着其个别的据点，并共同将突破的叙利亚部队引入多岩的小道，将之逐渐蚕食后，最后交给等待在紫线后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加以彻底摧毁，叙军攻势发起的第二天，以军增援的部队已经抵达此区，即使以色列人是赤手空拳，但状况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被第七旅挡住的叙利亚装甲部队，四天后留下大批残骸落荒而逃。

防守高地北方的霹雳旅则比较倒霉，该处的地形较不适合防守，而且进攻此处的叙军指挥官又能干。攻势发起数小时内，霹雳旅的防线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虽然以军残部继续像凶猛的毒蛇般反咬敌军好几口，但叙军的前锋部队迅速利用了防线上的缺口，冲往他们的战略目标加里利海。接下来三十六小时的状况，是以色列三军自一九四八年首度以阿战争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自第二天起就抵达的以色列援军，迫不得已必须以零零星星的规模投入战场——用以填补阵线上的缺口，甚至必须封锁道路以集合在激战下被打散的单位，这也是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以军首次主动躲避阿拉伯人的攻击。一直到了第三天，以色列人才能够集结其装甲铁拳，开始包围三股深入以军防线的叙利亚部队，然后压垮敌军。等待敌我双方攻守形势更易之后，以军的攻势就没停过，被这股可怕的反攻打得一败涂地的叙军，在战场留下无数燃烧中的战车和死尸，匆匆逃回其首都。在这天结束前，霹雳旅与第七旅的将士自单位中的无线电听到以色列三军司令部传来的一段电文：

你们已经挽救了以色列人民。

他们确是办到了。但奇怪的是，除了一些军校中的教材会

提及，外界却不记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战役。在此次以阿战争中，以军在西奈半岛横冲直撞的作战，诸如渡过苏伊士运河、包围埃及的第三军与“中国人”农场之役等行动，便有如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充分地激起世界的赞赏与兴奋——对战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戈兰高地之役却反遭世人忽视，殊不知戈兰高地更接近以色列本土，若是此处以军守不住，叙军便可长驱直入以色列本土。但第七旅与霹雳旅的幸存者心中都明白自己所完成的使命，他们的军官晓得这次高地战役将与历史上著名的防卫战，共同长存于世界各国军事家的标准战例中，且与在巴斯通、格洛斯特高地及色摩比利山隘等战役奋战过的勇士并列青史，而备感欣慰。

不过每场战争都有许多令人引以为憾之处，此次十月战争（译注：国内常称之为赎罪日战争）亦不例外。戈兰高地之役的确是一场光荣的保卫战，然而大部分的牺牲却是不必要的。若非以色列政府误判手中的情报，以色列军队只要提早十二个小时动员，就可以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在战争开始前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若是如此，就不会产生这种英雄式的惨烈牺牲，以色列的坦克手与步兵的死亡数目更不会高到让政府必须暂时隐瞒伤亡数字数周之久，才对骄傲但心中伤痛的老百姓公开确实的数目。虽然这种大屠杀式的战争不如高地之役那么光荣，但如果以色列当时根据情报马上行动的话，数量庞大的叙利亚大炮与战车在还没越过紫线之前，早就会被一扫而空了。以色列情报失败的原因从未公开，是神奇的莫萨德（译注：以色列极负盛名的情报单位）此次阴沟里翻船，没有判明阿拉伯人的企图？还是以以色列政治领导阶层忽视了情报单位的警告？当然，这些疑问立即成为世界各大媒体注意的焦点，特别是埃及突击渡过苏伊士运河时，早已明显地违反了六日战争后的停火协定。

另一个同样严重但鲜为人知的错误，是由多年来一向先知先觉的以色列参谋总部所犯下的，以色列陆军缺乏足够的重型大炮，特别是以苏联的标准而言。以色列人极度倚赖大量的短程迫击炮及空中攻击机，而没有大量的机动性野炮，使得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大炮，数量上和叙军的相比成为一比十二，注定其在炮兵交战中被击败，而无法为遭围攻的同胞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徒然浪费了许多士兵的生命。

最严重的错误则是由情报人员所犯下的。以色列空军是各国现代空军中，最早注意到所谓“再出勤时间”的重要性，同一架攻击机在攻击完戈兰高地后的一小时内，马上可以前往苏伊士运河投掷炸弹制造死亡。以色列空军的地勤人员被训练成有如赛车的现场维修人员，他们的技巧与效率使得每一架战机的打击能力倍增，以色列空军因此具有极高的弹性，成为备受重视的军种。也使得单独一架以色列的幽灵式或天鹰战机，似乎比一打机动野炮更

具价值。

然而这次以色列计划官员却未能将供应阿拉伯人武器的苏联人战术考虑进去，尤其苏联的武器是根据自己的战术思想设计，当然使用俄制武器的国家也会采取相同的战术哲学。苏联在空军方面的实力一向逊于北约，为了抑制北约的空中武力，苏联的防空飞弹水准向来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俄国人视即将展开的十月战争为测试其战术准则与武器的最佳机会，而他们的确没有错过。苏联提供给这些阿拉伯客户的防空飞弹网，型式之新是当时北越或华沙公约国家所不敢奢望的。由环环相扣的飞弹阵地与雷达所组成的高纵深防空网路，配合着新型机动防空飞弹所延伸出来的防空伞，可掩护打头阵的阿拉伯装甲部队陆上的行动丝毫不受以国战机的干扰。操作这些飞弹系统的阿拉伯土官兵皆接受过极为严厉的训练，其中许多人在苏联受训时，还受益于苏联与北越所习得的美国战术及科技，而后二者却正是以色列空军模仿的目标。在十月战争中，阿拉伯所有的军种中，只有这个兵种完全达到战前预计的目标，他们足足使以色列空军失去威力达两天之久，若是地面作战完全依据计划的话，这样的时间就相当足够了。

事情的开端有如前述一般，以色列军官立即判断戈兰高地的情势相当严重，以军两个旅的参谋在震惊中，只提供了以军司令部一些稀少且混乱的消息，导致以军司令部误信自己已失去对于前线的战术管制权。以军的最大梦魇终于发生：敌军已趁之不备发动攻击；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毫无保护；占领高地后的叙利亚装甲部队将可直冲入以色列，挡在前面的只有以色列平民与儿童。因此以军作战参谋的最初反应几乎接近恐慌。

但优良的作战参谋官员们对于恐慌也有既定的计划强敌环伺的以色列，任何防卫国土的手段对他们来说都不算是走极端。早在一九六八年，以色列就跟美国及北约组织相同，把核子武器当作他们的最后选择。于战事开始的十四小时后，当地时间十月七日清晨三点五十五分，巴希俾效区以色列空军基地的电传打字机收到名为约书亚行动的准备命令。

以色列否认那时他们拥有任何核子武器，在当时他们手中的数量并不多，不过到了真正使用的时候，以色列所需的核子弹也不多。巴希俾空军基地里无数的地下弹药贮藏碉堡之一，储放了十二枚外表平常的炸弹，除了两侧贴着银红双色条纹的标签外，这些炸弹与一般攻击机挂载的其他炸弹并无不同。这些炸弹没有其他识别的记号，流线形的褐色铝合金外壳只有一些肉眼勉强看得到的细缝及挂钩，并无特异之处。对于漫不经心或未经训练的旁观者而言，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辅助油箱或燃烧弹，根本不会再看上一眼。但是在外表平凡的外壳下，却容纳了一枚钚元素核发裂弹鼻，理论上的威力相当于六万吨的黄色炸药，足以摧毁一

座大都市的心脏地带，或者杀死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士兵，甚或还可在外层再加套一层钴元素——先是分开贮藏起来，但随时可以套上——被炸的地区，将因污染而万物难生，并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命令下达的那天清晨，巴希俾基地人人忙得人仰马翻。因赎罪日（译注：对犹太人而言，这个节日相当于我国的农历新年）休假及返家探亲的后备人员，正从以色列全国各地涌入基地，未休假的人员已经从事于飞机挂弹的工作太久，不适合再担任此类危险的作业，甚至新进人员的睡眠时间也非常短。为这批执行核子弹攻击的四架天鹰攻击机挂弹的地勤人员，基于保防的缘故，并不知道手中所处理的装备性质，这些过程由两位身分为“观察员”的军官在旁监视着。这些核子弹被推到机腹中线的挂载点下，再由起卸机举高装置定位。其他尚未筋疲力竭的人员中，或许其中有些人注意到炸弹的尾翼与备炸装置并未装上。他们会以为负责挂弹的人员动作过慢——在这个寒冷慌乱的清晨中，几乎每一件事务的处理速度都太慢。每枚核子弹的前端塞满了电子装置，真正的启爆装置与核子原料的容器——总称为“物理包件”——原来就装在炸弹里。这些以色列制的核子弹，并不像美制的同类武器，是设计让和平时期的战机在空中携带待命的，所以它们没有类似美国核子武器上精巧的保险装置，在美国，这些安装工作都是由位于德州艾玛利罗的泛科装配厂内的技师负责。以色列制核子弹的引信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加装在弹鼻上；另一部分整合在尾翼内。贮藏时则都不装在炸弹上。总而言之，以美国与苏联的安全标准而言，以色列核弹的撞针保险比机关枪的还不如，但爆炸后却一样令人致命。

在弹鼻引信及尾翼装好之后，还必须在座舱内加装一个特殊的备炸装置，再连接炸弹与飞机之间的讯号线，才算完成核子弹备炸程序。到了此步骤后，炸弹就交在年轻积极飞行员的掌握中，谓之为“转由区域控制”，然后飞行员可作出一种名为“白痴筋斗”的动作，将核弹以抛物线的方式抛掷出去——或许——核弹爆炸后飞机因此不会受损。

由于战事的危急，加上两名“观察员”军官的授权，巴希俾基地内最资深的武器官有权决定是否要装上备炸装置。所幸这名武器官并不希望在这阿拉伯人随时会攻击的时刻刻里，有一小队载着备炸状态核子弹的飞机停在机场保养工作地区。信仰虔诚的他，在听到约书亚行动中止后，不禁在心中感谢上苍，毕竟在特拉维夫还有头脑清楚的人。原定飞这趟任务的资深飞行员回到队上的待命室后便忘掉先前的简报内容，这名武器官立即命令部属卸下炸弹运回原处安放。

筋疲力竭的地勤人员开始卸弹的同时，另一组人员坐着车子

来到，准备为这批天鹰机重新装上祖尼式集束火箭。攻击命令已改为戈兰，准备打击由卡法夏姆斯攻向霹雳旅紫线部分的叙利亚装甲纵队。两组人员各自执行本身的任务时，相互推挤，一方正急着把炸弹卸下，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核子弹；另一方则忙着把祖尼火箭挂在机翼下。

当然，巴希俾基地不止这四架攻击机在待命。拂晓首批出击苏伊士运河幸存的飞机此时才刚回来。损失了一架 RF—四 C 侦察机，而它的护卫机 F—四 E 幽灵机，翼内油箱被击中，正拖着漏出的燃油及一具停摆的发动机，蹒跚地进场。机上的飞行员已用无线电通知地面：敌军拥有新型的防空飞弹，可能是 SA—六型，F—四幽灵机的威胁警告器并不“认识”这种飞弹的追踪电波，在担任护卫的侦察机毫无警觉被击落后，他能躲开四枚飞弹只可称为极为幸运。飞机尚未落地前，以色列空军司令部已经收到这项报告。因此飞机一落地后立刻被引导滑行经过这批天鹰机附近的滑行道，幽灵机的驾驶员带着飞机追随一辆吉普车，滑行到待命中的救火车旁，就在抵达的同时，左轮爆了。原已受损的起落架整个折断，这架重达四万五千磅的飞机就像一个翻倒在桌上的盘子，摔在停机坪上。漏出了燃油顿时起火，将整架飞机笼罩在烈火中。稍后，机炮舱内的二十公里炮弹自行爆炸，在熊熊火势下，两名机员之一发出哀嚎尖叫。消防人员急忙浴着水幕进入火场。在旁监督核弹装卸过程的两位“观察员”军官距离最近，立即冲进火场，企图拉出飞行员。但三个人却同时被机上爆炸弹药的碎片击成蜂窝，此时，一名救火队员冷静地穿过热焰，将第二名机员拖离火场，其他救火队员将生还的机员以及其他三人匆匆送入救护车。

这场意外使得在天鹰机下卸弹的人员分心。三号机的炸弹提早落下，压碎了这名在装卸起重机上资深武器官的双脚，在此起彼落的尖叫混乱中，卸弹人员竟然忘记自己的工作进行到哪儿。受伤的武器官被匆匆送往医院的同时，载运三枚核弹的搬运拖车正开回贮藏碉堡内。开战头一天，基地一片混乱，以致竟无人发觉这些拖车中，有一辆车空着一个架子。事后才到达的机工长，马上开始简短的飞行前检查，而四名由待命室出发搭吉普车来的飞行员则同时到达。他们跳下吉普车，一手抱着头盔，另一手拿着战术地图，皆急着出发打击祖国的敌人。

“这是什么鬼东西？”十八岁的查丁中尉不客气地问道。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稍缺乏教养，朋友都叫他为莫提。

“看起来像辅助油箱。”机工长答道。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保守分子，慈祥而且能干，在海法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

“他妈的，我这趟任务又不需要辅助油箱！”查丁应道，气得声音几乎在颤抖。

“我可以卸下它，但得花个几分钟。”查丁考虑了一会儿。出生在以色列集体农场，才当上飞行员五个月的他，看着他的飞行员同胞们正跨入座舱。叙利亚部队正攻向他的父母的家，而查丁突然有种莫名的恐惧，害怕第一次出战斗任务就被抛在后面。

“不管它了！我回来后你再卸下它吧。”查丁冲上登机梯，机工长跟着上去，帮飞行员系好安全带，并越过飞行员肩膀，检查飞行仪表板。

“查丁，她可以启动了！千万小心。”

“我回来时准备些茶给我。”这名年轻气盛的飞行员做了个龇牙咧嘴的鬼脸，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机工长在他的头盔上拍了一下。

“你只要把我的飞机带回来就行，小鬼。祝好运！”

机工长跳下飞机，移去梯子，然后再目视检查一下飞机，看看有无疏漏之处。同时查丁启动了发动机，试了一下各个飞机翼面，并把油门降到全惰速。检查油量表及发动机温度表，一切都相当正常。他望向小队长，做个完全准备好了的手势。查丁用手拉下手控的座舱罩，最后望了机工长一眼，做了个敬礼的姿势。

十八岁的查丁在以色列空军里并不算特别年轻的飞行员。由于有如孩童般敏捷且积极的反应能力，在四年前查丁便被视为一块飞行员料子，然后经过一番奋斗才在世界最精锐的空军中，寻得一席之地。查丁热爱飞行，自菜鸟时代便是如此，讽刺的是，当时的教练机竟是纳粹制造的BF—一〇九，以色列空军竟是靠这种飞机起家的。他爱飞他的天鹰机，因为它不像幽灵机那种电子化的庞然大物。A—四天鹰机是一种小巧灵敏的攻击机，只要一带操纵杆，飞机立即反应动作，是飞行员理想的飞机。现在他终于可以飞第一次战斗任务了。查丁一点也不害怕，他从未替自己的生死害怕过——就像一般的青少年一样，他相当肯定本身的不朽注，而这正是一般战斗飞行员中选的理由，即他们都缺乏人性的脆弱面。然而查丁特别注意到这个日子，他从未见过如此美好的黎明，今天他对任何微不足道的事物都特别敏感：譬如早晨浓郁的咖啡；巴希俾基地清晨风尘内的气味；维持到现在座舱内滑油与皮革冲鼻的臭味；无线电的杂音；手握操纵杆的刺痛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也从没想过，老天不会再让他有另一次相同经验的机会。

这四架天鹰机队形完整地滑行到〇—一跑道尾，面对北方起飞，直指十五分钟飞行距离外的敌阵，一切顺利就像一个良好的预兆一样。在小队长的一声令下——他本身仅仅廿一岁——四位飞行员皆把油门推到尽头，放掉煞车，冲进清晨凉爽平静的空气中，数秒后，四架飞机皆已起飞，正往五千尺高空爬升，虽然中东爆发战争，但这个机场仍完全开放，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避

开本古里昂国际机场的民用空中航道。

上尉小队队长如往常训练一样下达一连串简明的命令：收起落架、检查发动机、武器及电气系统；注意友机与敌机；确定敌我识别器运用正常。从巴希俾飞到戈兰高地的十五分钟快速飞逝。此时查丁极尽目力，看到了六年前他的兄长阵亡牺牲，从叙利亚手中夺取的高地。查丁告诉自己，叙利亚人拿不回这块地的。

“小队注意：右转到航向〇一四一三，目标是东方四公里的战车纵队。照子放亮点。小心防空飞弹与防炮。”

“队长，这里是四号机：我看到一点钟方向有战车”查丁冷静地报告，“看起来像我军的百夫长战车。”

“好眼力，四号机，那是我们的人。”队长回答道。

“我的警告器响了，我发现有飞弹发射！”有人叫道。四双眼睛紧急地搜索空中的飞弹。

“狗屎！”有人激动地叫道，“十二点方向下方有多枚防空飞弹！”

“我看见了，小队队长注意，左右分散，现在动作！”队长下令道。

四架天鹰机以两架编队分别向左右散开，数公里外一批SA—二飞弹，像堆飞行的电线杆，以三倍音速飞向天鹰机。这批飞弹也左右散开，但十分笨拙，其中两枚飞弹相撞炸开。查丁向左滚转，带操纵杆朝向腹部，再向地面俯冲，此时不禁诅咒翼下辅助油箱带来的额外重量。好极了，飞弹无法追上来。他一直到离地几百尺高度才将飞机拉平，仍然以四百节速度向叙利亚人飞去，呼啸飞过被团团围住的霹雳旅阵地，以军将士看着这架疾驶而过的天鹰机不禁高声欢呼。

查丁早已知道这次任务不能算是团体作战，没有关系。他找到一些叙利亚战车，不必晓得驾驶员是谁，只要它们是叙利亚的。此时他正看到另一架准备攻击的A—四，就飞上去和它组成一队，看也不看就熟练地打开武器备炸装置，反射式瞄准仪的光环立即浮现在眼前。

“不好，又有防空飞弹在下方出现。”是队长的声音，丝毫没有慌张的迹象。

查丁心中猛然一惊：一批体形较小的防空飞弹——他马上怀疑，是否就是上级所说的SA—六飞弹——越过岩石朝他飞来，他立即查对电子作战支援装置，结果发现仪器没有侦测到来袭飞弹的迹象，现在只有靠他自己的眼睛了。查丁反射动作似地将飞机拉高，以便有足够的高度做动作。四枚飞弹跟着他爬升，只剩三公里。查丁猛然向右做个快速滚转，然后旋转俯冲，改由左出再重复一次。这一连串的动作骗过了其中三枚，但第四枚却紧紧咬着不放，过不一会儿，就在飞机旁边不到三十公尺处爆炸。

查丁的天鹰机好像被重重踢了一脚，往旁侧跳了十公尺以

上，他拼着老命设法稳住飞机，飞机在差点擦过地面的高度才拉平。迅速的一瞥不禁令查丁胆寒。整个左翼被爆炸扯得千疮百孔，耳机内的警告讯号及仪器显示多处受损，如液压系统、无线电与发电机皆已失效。但他还可靠人工操纵各翼面，武器的发射也可利用备用电池。现在查丁看见他的深仇大敌：一处SA—六防空飞弹阵地，内有四辆飞弹发射车、一具同花顺式雷达车及一辆载满补充飞弹的大卡车，皆仅在四公里外。查丁一双锐利如鹰的眼，甚至还能看见叙利亚飞弹兵正急着将一枚飞弹装入发射轨。

他们也看到了查丁，一场短暂但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于是展开。

查丁将飞机带到最低的高度，几乎是其颤抖的操纵杆所能控制的极限，然后小心将飞机对准目标。机上有四十八枚祖尼火箭，以四枚齐发的方式发射。距目标两公里时，查丁对目标开火。此时叙利亚飞弹兵好不容易又射出一枚防空飞弹。查丁本来必死无疑，但刚发射出去的祖尼火箭触发了SA——六的雷达近发引信，飞弹在半公里外就提早爆炸。查丁在氧气罩里冷笑的同时，再发射火箭，然后以二十公里机炮扫射地面人车聚集的地方。

在查丁第三次齐射的火箭击中目标的同时，另四枚祖尼火箭已然射出，接着他把飞机转向，向目标投下所有剩余的火箭。整个飞弹阵地已变成修罗场，到处皆是燃烧的柴油及飞弹推进药，再加上正在爆炸中的弹鼻。查丁的前面出现了大火球，他带着野蛮的欢呼声硬生生地穿透过去，他的敌人已消灭，同志的仇已报。

但查丁享受胜利的滋味只有短短一会儿。左翼的大片铝板开始被时速四百节的气流扯裂开来，这架A—四机开始剧烈抖动。当查丁左转准备回基地时，左翼整个脱落，这架天鹰机便在空中解体。这名少年战士的躯体在几秒内就撞上戈兰高地的玄武岩石上，此地早已洒满了双方的鲜血，他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四名天鹰机飞行员至此全部殉职。

叙利亚飞弹基地几乎被炸得寸草不留。六辆车辆都化为碎片，为数九十名的炮兵中，所留下最大的尸块，是基地指挥官的断头躯体。无论是他或查丁皆已效忠其祖国，但类似这种足以激发维吉尔或但尼生诗情的英勇行为，一如往常无人知晓。三天之后，查丁的母亲收到哀悼电文，上面再度写道：以色列全体人民皆分摊她的哀痛。好像一个遭到二次丧子之痛的女人家，很容易就能接受这项事实似的。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中，却留下一项事实。查丁的飞机解体时，松落未爆炸的核子弹，继续向东掉落在远离机体残骸之处，刚好落在一名德鲁士农夫的家园外五十公尺之处，一直到三天后，以色列才发现少了一枚核子弹，而且一直到十月战争结束后一天才了解整桩遗失案是怎么回事。这使得以色列留下了个悬

而未解的疑问。他们知道这枚核子弹掉在叙利亚战线后方,但掉在哪个地点呢?四架天鹰机中是哪一架载的?在何处掉落?他们也不可能请叙利亚人去搜查。当初以色列是从美国费尽巧思才搞到这批“特殊核子材料”的,事后却曾极力否认得手,现在这桩事件到底要不要告诉美国人呢?

除了这名德鲁士农夫之外,这枚炸弹的所在依然无人知晓,而他在炸弹上盖了二公尺厚的泥土后,依然在他仅有的这一小块多岩农地上继续耕作。

目 录

序	曲	断箭	(1)
第一章		最长的旅程	(1)
第二章		迷宫	(19)
第三章		单独的静坐	(33)
第四章		应许之地	(45)
第五章		改变与防卫	(65)
第六章		战术行为	(86)
第七章		上帝之都	(111)
第八章		希望之箱	(135)
第九章		决心	(172)
第十章		最后的据点	(196)
第十一章		机器战士	(214)
第十二章		锡匠	(229)
第十三章		进步	(243)
第十四章		启示	(262)
第十五章		发展	(279)
第十六章		火上加油	(294)
第十七章		处理	(311)
第十八章		进展	(329)
第十九章		发展	(345)